

记忆中的小人儿书

□ 辽宁 周铁钧

今春,防范新冠病毒,宅在家中闲寂,清理旧物,从床下翻出满满一纸箱早年收集的小人儿书,一册册查看,眼前浮现出上世纪70年代,我读小学时痴迷小人儿书的情景……

小人儿书亦称连环画,黑白勾绘,景物栩栩如生,动感十足,故事引人,让我拿起来就心神倾注,废寝忘食,非读熟看够不可。

小人儿书除了单本,还有多册成套,似今天的“连续剧”。在那贫困年代,家里不会给钱去买小人儿书,我就和要好的小伙伴金锁、拴柱去拾煤核、捡废品,时常卖上毛八分钱,到街上的地摊看小人儿书。

书摊摆在街旁的石阶上,摊主倚墙竖一块硕大的纸板,贴满五颜六色的小人儿书封面,上写编号,要看哪本,交2分钱,他从纸箱里把书拿给你。不知摊主从哪儿买的,隔段时间就更换许多封面,摊上总有看不完的新书。

有一天,我见书摊有成套《三国演义》之一的《桃园结义》,租来细看,上有说明全套60本。但摊主却似演“连续剧”,吊人胃口,过两天才拿出接续的一本,他称第一天“面世”的小人儿书看“头轮儿”,要比之前的多收1分钱。

我和金锁、拴柱是书摊的常客,总是抢着看“头轮儿”,但我们有省钱的办法:3人各出1分钱,1人翻页,2人分坐左右看,摊主见状,觉得自己吃亏,就催着还书……但省钱合看不到20天,却“看”出了矛盾,金锁和拴柱喜欢看“打仗”的,而我爱看“谋略”的,比如我想看“头轮儿”的《舌战群儒》,他俩却还要看已看过的《长坂坡》《火烧新

野》,结果只得各自去租……就这样断断续续看了一个夏天,才把全套60册看完。

许多小人儿书内容精彩,看一遍不过瘾,便不满足在书摊儿上看,开始攒钱自己买,卖废品、买笔本零剩、压岁钱等,都攒起来买小人儿书。那年,一家工厂搬迁,丢下水泥锅里砌着的一口破铁锅,我和金锁、拴柱费尽洪荒之力,才扒下来送到废品站,每人分得3块多钱,买了20多本小人儿书,高兴得我几夜都没睡好觉。

收藏的小人儿书越来越多,口味变得越来越高,从攒单本发展到集全套,如《铁道游击队》《林海雪原》《山乡巨变》等,整套都不到10册,很容易买全,但要把全套25册的《岳飞传》、35册的《西游记》、40册的《水浒传》集齐就十分不易。当时,全套60册的《三国演义》已陆续出齐,但因出版年份、发行地域不同,想要集全难上加难,我参加工作后,还托出差的同事购买、和藏友交换、请亲朋帮忙等等,最终只收集到42册。真想象不出,当年出租小人儿书的摊主是如何集全整套《三国演义》的。

2004年,我偶逛书店,发现包装精美的全套60册《三国演义》小人儿书,拿出翻看,是60年代版本再版,毫不犹豫地买下一套……今天,防疫情“宅”在家里,细致专注地看当年的小人儿书,仿佛又回到少年时光,把60册《三国演义》读完,又一次圆了孩提时看“整套”小人儿书梦。

小人儿书,不但愉悦了我的少年时代,也为人生旅途铺就了执着的读书情结,垒砌起丰厚的知识基础,积淀下浓郁、扎实的学趣和学风。

古诗里放纸鸢

□ 黄山 崔志强

闲来无事读古诗,春意静谧,可古诗里却热闹非凡,纸鸢翻飞,让人感受一股蓬勃涌动的春意。

百花盛开,百鸟争鸣,纸鸢也御风而来,在古诗里嫣然盛开。

纸鸢是儿童乐事,古今亦然。那首著名的《村居》一诗写足了这种情事:“儿童放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。”书包也许一摘下就迫不及待跑出去,结伴在草长莺飞的二月天里,“手提线索”放纸鸢,也将自身的快乐释放。当然放纸鸢不仅是儿童之乐,也是大人之乐。“晚凉退食无余事,坐与儿曹挽纸鸢。”父母与孩童一同放纸鸢是常景,大人的快乐也徐徐释放。

纸鸢飘摇空中,满目盛景。“是处风筝,满城昼锦。”这是宋朝刘辰翁的描写;“纸花如雪满天飞,娇女秋千打四围。”这是郑板桥的泼墨;“天上鸢鸢徒似耳,却惊遮日傍云飞。”这是词人韩元吉的感叹,不一而足。纸鸢在天空流动,如一幅幅景,在白云的宣纸上嫣然。

实际古人写诗词均托物言情,那一线牵的轻灵纸鸢承载着诗人浓浓情思,让纸鸢化为其身。“文辞苦思徒妨睡,官职虚名不疗饥。垂老始知安乐法,纸鸢竹马伴儿嬉。”纸鸢成为陆游的快乐之物,让垂垂暮年不寂寞。实际纸鸢和陆游已化为一体,在寂静空旷的时光里相伴共飞。“阶下儿童仰面时,清明装点最堪宜。游丝一断浑无力,莫向东风怨别离。”肯定曹雪芹有别离之痛,有身世之叹,是曲笔隐现,借纸鸢诉衷曲。许棐的《乐府》却直露坦白:“郎心如纸鸢,断线随风去。愿得上林枝,为妾索留住。”几乎直掏心肺。清风明月般散淡的是刘得仁的《访曲江胡处士》:“落日明沙岸,微风上纸鸢。静还林石下,坐读养生篇。”纸鸢和读书两不相碍,相得益彰,一动一静,实际已行云流水般水乳交融。

纸鸢在天空御风而行,扶摇直上,毕竟风不是纸鸢长出的翅膀,难免会风息身落。但在古诗词中纸鸢的坠落姿态是优美的,宛如花瓣的离枝,或者流星划过长空。如骆绮兰《春闺》描写:“何处风筝吹断线?吹来落在杏花枝。”让纸鸢不萎落成泥,而是栖身在杏花枝干。“窗外忽传鸚鵡语,风筝吹落屋檐西。”清代诗人陈长生让娇嫩嘤嘤的鸚鵡传递消息,让纸鸢和鸚鵡停留在一个画面上。坠落的纸鸢宛如天使降临。

古诗让纸鸢美轮美奂,让纸鸢留下一幅幅美丽的剪影。阅读古诗,让我们感受那春天的美好,感受那春天情事的乐趣多多,情韵流动。

古诗让千年的画面又现眼前,欢声笑语跃然纸上!

童年的竹笛声

□ 西安 许双福



四面环山,部队在半山腰上,从我们住的地方往下看,是层层梯田,一条河将部队自然地分成了办公区和生活区。河水是由泉水汇聚而成,也都是温泉,因此,当地人把这里叫小温泉,之所以叫小温泉,是因为离这里五六十公里处,还有一个比这大的由泉水汇聚的河流,顾名思义就叫大温泉。

温泉随着气候的变化水温也在调节,冬季愈加的热,所以,住在这里的人,不需要在家里烧水洗澡,随便在河里找个僻静的地方就是天然的澡堂子,平时,人们洗衣服、洗菜、洗碗什么的,提个篮子一切就解决了。每到冬季的早晨,这里是雾气缭绕,人们走在路上真有腾云驾雾的感觉。河里、稻田里的鱼虾、泥鳅、黄鳝伸手可得,夏天的青蛙,各种的水鸟随处可见。每年的四月份,满山的杜鹃花,使得整个山都是红彤彤的一片,真有世外桃源的景观。我的整个童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,湖北省的房县。

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,随我父亲的工作调动,我们家搬到了这里。可想而知,山区,大山深处,尤其是过去的年代里,整个国家处在困难时期,相比之下,这里更为艰苦,交通不便,几乎是与外界隔绝。当我们从北京到了襄樊(现在的襄阳市),坐上部队接我们的车,一路弯曲的山路,费了十多个小时才到了房县。说是县城,跟现在的村落街道差不了多少。虽有四条街道,每个街道很短,一个百货商店、一个土产资料商店、一个书店、一个五金商店、一所医院、一所县中学,就是整个县城的规模。因部队没有办学条件,我们这些部队的孩子就在当地农村学校上学,当时我九岁,上小学三年级。

那个年代,人们的文化生活极其的简单,晚

上吃了饭,做了作业,收拾完就上床睡觉,十天半个月部队里放一场露天电影,这也是人们唯一的业余文化生活。

我们班上有一位叫丁广平的同学,他好像有很多的天赋,写得一手的好字,无论铅笔、钢笔、毛笔、粉笔样样精通,还会吹笛子。放学后,我们就聚在一块听他吹上几曲,竹笛声清脆悠扬,会让人想到一幅画,坐在水牛背上的牧童,每每听他吹起笛子,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幅画面。那时,一根竹笛两毛多钱,如果是今天,恐怕没谁看得上。当时就不同了,两毛钱对一个家庭来说也是很重要的,我们的同学中交不起两毛钱学费的人有很多。

怎么跟父母要这两毛钱真是进行了一番的思想斗争,知道这两毛钱对父母是多么的重要,像丁广平一样能吹笛子,又不时地有这个欲动。一天,我怯声怯气地跟母亲说出了自己心里的想法,母亲想了想,从柜子里拿出来三毛钱给了我。

第二天,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丁广平,下午放学,我们俩来到了新华书店,花了两毛三分钱买了这根竹笛。

从此以后,放学或者节假日就跟广平学着吹,这根竹笛成了我业余生活的唯一,虽然是笨笨磕磕。人,往往就是这样,越学不会的越是要学,有一股子说不上来的劲头。我们家的屋后是一平台,怕人笑话,每次吹的时候就在屋后的平台上,看着下面的层层梯田,氤氲袅袅,耕地回来的农夫,肩膀上扛着犁,赶着水牛,农家的烟筒冒着炊烟,这番景象,今天很是怀念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近四十年过去了,这根竹笛一直在家里保存着,虽然已忘了指法,但,每每看到它,便让人心生温暖,快乐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,与笛声相伴,与愉悦同行。

